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九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三 孝義 列女

孔洙 王閏 郭道卿（弟佐卿） 高源 蕭道壽 尹夢龍

孔全（附張子夔） 胡光遠（附龎道） 樊淵 賴祿孫 陳韶孫 李茂

羊仁（附黃覺經 章卿孫） 李鵬飛 劉琦 王思聰（附劉通） 徹徹 王初應

附施合德 石明三 楊皞 丁文忠 王士弘 邵敬祖（附李彥忠等）

姜兼 趙榮 劉廷讓 徐鈺 靳昺 尹莘 杜祐

張恭 孫瑾（附兄希曾） 王庸 黃贇 劉源（附祝公榮） 胡伴侶

哈都赤 曾德 高必達 黃道賢 張緝 史彥斌

張紹祖 孫抑 呂祐 周樂 石永壽 劉思敬

王克己 王薦 郭全（附劉德） 居鍔 何從義 張閏

劉德泉 附宋顯 吳思達 元善 趙鏞 鄭文嗣 孫秀寶 附李子敬

皆汝道 魏敬益 昔班帖木兒 趙一德

孔洙聖裔也自宋南渡孔氏四十八代孫端友從南家衢州襲封衍聖公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封焉世祖既平宋議所立或言寓衢者爲大宗名洙至欲封之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不忍舍固讓其爵於在魯者且以母老乞南還世祖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授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以便奉母自端友後六世皆襲衍聖公其罷封自洙始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饒於財垂老貲且盡不甘淡薄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愎多忿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及父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閏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

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高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去俱見執盜將殺其弟道卿泣曰吾有兄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受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庫使辭歸侍養父嘗病危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興化章輯至大元年詔旌其門曰世有孝義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爲真定路廉使東平道經高唐遇盜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初累擢江南浙西道僉事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怨奪民田源劾其不法怨懼走賂權臣阿合馬誣以他事繫獄久之一日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

所居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白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牐七橋十二至今人蒙其利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鹹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母怒欲撻之即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纍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愈　又有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潭州九歲童子李家奴並以母疾割股旌其家

尹顯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

散鄉人請之有羣鳥集其冢樹朝暮若相拱向者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全刲股啖之及卒居喪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有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飾土爲墳　又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有司並請表異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衆驚異方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知爲獺所獻　有永平麗遵者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之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

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泣請以身代兵兩釋之江東廉訪使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賴祿孫汀州寧化人仁宗延祐初贛州賊蔡五九作亂祿孫負母挈妻子隨衆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母渴不可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爲之取水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焉詔旌其門

陳諮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諮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之曰邊地寒苦非汝所堪吾當返汝故鄉諮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嘗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及父死諮孫哀慟

見者皆爲泣下皇慶元年詔旌還鄉里乃負父骸而歸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與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齡益母算果享年八十餘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返風而滅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兵南下仁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掠去時仁方七歲鬻於汴人爲奴力作二十餘年其主憐之縱爲良仁遂遍訪得母于頴川兄于睢州弟于邯鄲皆幸無恙乃乞好義者出鈔歷詣諸家求贖經營百計更六載大小二十餘口復得完聚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晝天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相失三十八

年遍訪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室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願見母行求至蘄水得焉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

劉琦通考作張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於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亡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于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閱十八年而母始歿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事繼母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無間父嘗病劇思聰拜祈於天得神泉飲之愈兩目失明思聰舐之復能視人以爲異　又有劉遇亳州譙縣

人母目失明逼誓斷酒肉祈禱三十年母年八十五目忽明聞者異之

徵徽坦（通考作祖）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將年四十餘每見人父母輒嗚咽流涕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悲耳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從父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其父傷右有初應奮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父獲免皇慶元年詔旌其孝行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其父嘗出耘為虎扼於田合德持斧前殺虎父得脫　有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自外歸見母不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旁候牡虎出並殺之明三亦立斃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楊暐狀風人父母素皆多病暐每叩天求代病賴以痊後母失明暐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母歿營葬適大雨惟暐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葬畢令妻家居養父暐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父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郾城人業鼓冶母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及父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及父歿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若相狎然終喪復建祠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

郤徵祖兗丘人父喪哀毁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

徵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土人哀之爲縛草舍庇焉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後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喪母廬墓一年朝夕哭人尤哀之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養母至孝母死哀毀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躬自樵爨荒山中一襲麻衰寒暑不易同里有少年子不善事父母者聞之皆感悔迎養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於神得聖水飲之乃瘥後年七十五卒榮號慟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及葬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上都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谷有幼弟方乳母納之懷中兵至廷讓乃棄巳子一手抱幼

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及歸途覩巳子亦幸無恙

徐鉦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父失足墮水中鉦投溪擁鎮出㝵挽行舟以升而鉦力困憊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於灘土人哀之立石紀其事

靳昺字克昌曲沃人兒榮為奎章閣學士奉母官於朝母歿昺護喪歸至平定州大雨水驟至昺伏柩上同漂沒後得柩於三里外昺屍於五里外後至元三年詔賜孝子靳昺碑

尹莘（一統志作莘 通考作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京師忽夢母疾馳歸母巳亡居廬蔬食每雞鳴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雖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夜禱於天曰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月父愈

杜祐下邳人為河南水馬站提領父病於家祐忽心動卽棄職

歸父病始三日遂禱天求代且嘗糞以驗病父卒廬墓盡哀

張恭假師人署鷹房府案牘母老辭歸侍養歲凶恭夫婦採野蔬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病恭手除溷穢嘗喘飲食且嘗糞以驗病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劒不去母驚悸而殁君喪盡哀有馴兎之瑞

孫璉鎭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事繼母尤孝嘗患癰璉親吮之又喪目璉舐之復明母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璉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吳希曾雎寧人葬父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而雨止縣上狀旌之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

席往藏之見廟坐臥地獨不霑濕咸歎異而去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時贇年尚幼及長聞父娶後妻居永平往省之則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父也今不幸父歿思奉其柩歸而葬之莫知其處苟得示以葬所死且不恨倘忍利財物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復拒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求父葬又弗得贇哭禱於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啟朽棺負父骨以歸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年七十餘衰病不能行適火起且延至其家源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焚而死　祝公榮處州麗水人母歿柩殯會竈突失火公榮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復

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生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父貫嘗患心疾更數醫莫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天地於右脇旁割脂一片和藥以進父疾遂瘳

哈都赤固安州人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乃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以報遂割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曰此何肉其甘如是數日病愈

曾德漁陽人宗聖曾子裔也母早亡父仲祥繼娶左氏從襄陽賦土同往居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所在德遍求五年得于廣海間迎歸孝養備至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既長晝夜哀慕歷往四方求之不得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眞道院中有處明子者學道三十年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必達詢知爲父

即往拜具言家世及巳所生歲月哀號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其徒請曰師何予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召之歸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晝夜奉湯藥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於天願減巳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疾遂愈後父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墓側蔬食終制後至元二年表曰孝子黃氏之門

張紳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歸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紳母方臥病賊突入臥內舉槍欲刺紳以身蔽母槍中紳脇三日而死　李明德瑞州上高人至正十四年兵掠

上高刼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父得以高壽終

史彥斌邳州人早歲嗜學有至性至正十四年河溢墳墓多壞適彥斌母卒乃爲厚棺刻銘其上仍釘以四鐵環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卽乘舟隨草人所之行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於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閒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請殺已以代父且曰若等獨非父母所生乎賊怒以戈逐之戈應手挫折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去

孫抑字希武世居洪洞縣登進士第歷任刑部郎中至正末陝

西兵亂抑奉父母避兵平陽之栢村有遊兵至村剽掠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父已被驅而東或曰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愼無往抑曰吾可畏死而棄父乎奮往出入死地夜行晝匿者數十日竟負父以歸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室脅其母索貲財不得揮刃欲斫之祐急以身蔽母奪其刃手指盡落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願以已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溺死越數日兩尸並浮而上賊以篙抵之卒不解

石永壽瑞州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元末兵亂其父謙孫年

八十老不能行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前抱父請代兵遂殺永壽其父獲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亂兵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于難

王克巳延安中部人父歿克巳負土築墳廬於墓側時亂兵縱掠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忍棄俄兵至見其身衣縗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竟不忍害

冊曰父母與子一體而分天經地義爲百行君史書所載王公大臣於維孝子無間編民炳炳烺烺列是簡編感慕興起亘千百年

王薦福寧州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久之果愈母病渴曰得瓜以啖渴可止時冬月求之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値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早世嫂更適劉劉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買後且治葬具州禁民久淹親柩時民貧未葬者衆畏禁悉焚柩棄骨野中薦買地爲義阡收瘞焉會大旱民艱糴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薦聞之惻然奈家粟已竭即出已田易穀百石以濟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云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卒居廬三載啜粥面黑事繼母尤孝與母弟四人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

分財別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敝者奉繼母以居甘旨無乏母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　同郡有劉德者父娶後妻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不以私四弟並後出德撫愛彌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之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卒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護視惟謹常自抱御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息母卒哀毀踰禮廬於墓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儻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皆亡從義廬墓側不脫衰絰不食菜果事父母孝養尤至伯叔祖母及叔父母皆無子凡八喪咸爲治

葬築高墳祭掃以時且戒子孫世世弗替其子皆貴顯
張閏延安延長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
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
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
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
曰叔父行也叔宜主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相讓旣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與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
汴梁丁煦八世同居蒲城王顯政五世同居並加旌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生二子俱幼德泉力撫
之及繼母卒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
能得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眞
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析至顯念姪等幼無恃謂弟耀

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產以一父之子忍使苦樂不均耶即出家財償其逋更復共居宅後椰蓮異人謂友義所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間久之皆客死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妍等一十五喪歸以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于塋次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居及毓官福州司獄秩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以盟自是大小百口同力合作家道日殷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

以其少許歸改嫁氏曰婦無再適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佑亡毓念佑母無子迎歸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於一家云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自建炎以來同居者十世凡二百四十餘年朝廷旌爲義門文嗣歿從弟太和年八十餘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者猶鞭之不敢怨內外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尊者坐堂上羣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仍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不稍越宣慰使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世崇儒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宋濂文集云浦

江義門薰深字仲幾素讀書負氣聞太師脫脫喜士卽走見之與語大悅使其子哈剌章師事焉一日皇太子至深以孝經進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授長史當脫脫之被讒西寧也門下客盡散獨粲閉王梅將過之深數道其賢脫脫曰梅慶短君而君反賢之何也深曰賢之者以其知義耳若深所短梅正當言能言所以爲益賢也脫脫曰當今安得有北長者之言梅十年遷宣文閣授經郎召見明仁殿問深家國居事屢歎以爲嘉瑞顧皇太子書麟鳳二字美之並賜新刻智永千文一卷時從弟齊方爲經筵檢討每進講殿中兄弟進副而入時人以爲榮　名山藏云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年久不歸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還其券復命賣金訪仲和歸使父子歡聚　有三原李子敬者性樂善好義嫁不能嫁者五十餘女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後在仕途屢瀕險究得保全數病亦無恙人謂樂善之報

昔汝道德州齊河人幼孤母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

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可善藏之毋令他兒知也汝道泣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方恨無以報大恩尙敢貪此以重不孝之罪乎辭不受二弟將析居悉以美田廬讓之及弟早世撫諸孤如巳子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即多市瓜親歷戶饋之死者復賻以棺櫝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更聚其券焚焉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餓者爲糜以食之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門莊村之田十頃今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餓也乃呼西莊村民諭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吾之不仁甚矣請以

出歸焉衆皆愕眙不敢受因强與之焚其券有司以聞丞相賀
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詔授之官不拜
昔班帖木兒初爲趙王位下同知總管府事其妻剌八哈敦嘗
保育趙王及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
服王服居王宮而自與妻奚趙王夜半微服遁賊至殺觀音奴
王得免至正十八年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
封雲中郡夫人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閭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俘至燕事鄭留守家歷
三世號忠幹志云鄭鷹之朝官都御史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
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不
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脫不幸則永爲天地罪人鄭母子皆感動
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

起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母子嘆其孝郎從之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衆各亡散一德獨奮然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豈易見者因分美田廬遺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誠厚矣遂不受而去

劉信甫揚州曹氏奴也氏死遺一孤其叔訴於府曰某家貲悉為姪據守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乃毒父而復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禍火者初至將拷掠誣服信甫密送孤至京師自赴郡廷曰殺人者我也主實不知既鍛鍊無完膚辭不二後孤即擢得脫歸為償獄訟遺墜貲曰奴之富主翁蔭也力辭不受

冊曰世風日下江河誰砥凌暴為能敦行為難此以善施彼以惡擠宗族少恩況於鄉里猶歟諸君媚睢是以豈以求名名自不毀澆漓之俗盍一覩此

列女

奴丹氏　崔氏　周氏　楊氏　秦氏二女附孫許張三氏女

胡烈婦　霍家二婦　郭氏　段氏　茅氏　閻氏

馮淑安　王氏　趙些兒附移荊氏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白氏　王氏附李冬兒　朱錫哥附王安哥　貴哥　李智貞

劉氏　蔡三玉　范妙元附柳氏趙玉兒　姚氏附官勝娘　袁氏附侯氏

張氏女附高氏婦　王氏　蘇氏　張氏　禹淑靖　袁氏孤女

童氏　徐彩鸞　李氏　周婦毛氏　李順兒　朱氏

王三附趙氏女　陳淑真附夏姚常　柴氏　呂嬌婦　劉氏　齊氏

也先忽都附姜氏蓮　蕭氏　安正同　金氏　潘妙圓附蔡氏

劉氏二女　曹氏　申氏附安氏　羅妙安　周烈女　徐氏

許氏　劉翠哥　柯節婦　卜顏的斤附王氏　李賽兒

闞宗媛　劉氏　劉氏附華氏　劉氏　宋氏　趙氏

奴丹氏拔扎兒妻也拔扎兒本拓跋氏嘗統所部兵屯平陽以備金金將畏其威名不敢近大將孛魯由雲中圍金緯州馳至沁南孛魯戰失利輜重人口皆陷奴丹氏亦被獲拘大梁金主聞拔扎兒名召見氏色非言正不可犯金主謂曰今縱爾還當偕爾夫來氏佯諾遂得歸太宗聞而義之詔預其夫前鋒軍事已命圍汴京城中識其旗幟懼曰彼婦猶勇且義況夫乎後以疾卒于軍子抽赤哥入宿衞從征李璮戰死

崔氏周术忽妻也從夫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急抱幼子楨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以出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

命崔自搵袖吏懸筆而書焉旣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
與楨伏土窖三月得免旣與夫會未幾夫病亡崔大慟柩前放
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産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
爬毁其面四十年未嘗妄言笑貞吉會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
豐潤縣城破不知所終氏與易被俘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
焉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塹主者怒三刃其體而去得未
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死戍所久之骨還舅曰新婦年
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無君地下邪將求里人亡女骨合葬之
氏聞之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

髮已臠和藥進之而愈後父復病欲絶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甦　又有河間孫氏女父病癩十年女吮其膿血旬月而愈安豐許氏女父疾割股啖之乃痊盧州張氏女既嫁母病目喪明張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見有司各加褒美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平究以傷卒　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旁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仍得生

鄭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鄭氏從至元間朱歿鄭氏護喪還至玉山縣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强聘之鄭誓不從夜乘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以死拒得免家居養

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刲股進啖而愈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初天祐祖父皆從軍歿祖母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氏哭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豈可至吾遂廢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

周氏安西張興祖妻也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忘故夫不義忘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敢爲居嫠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焉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

歸奉姑自咲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隣失火勢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得不焚人謂孝感所致

霍門二婦尹氏楊氏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今姒既留妾豈可獨去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是吾復何言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通考云永壽田大妻郝氏田二妻晉氏田三妻周氏兄弟俱死於兵諸婦年未二十皆守節不嫁

郝氏大名王德政妻也少孤事母孝謹備至以女儀聞於鄉及

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母不許時德政訓蒙里中年四十餘貌
甚陋母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可
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頗相敬愛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
卒氏年方二十餘仍勵節以事母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年二十六
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貪其產詭曰汝子假子也可令
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家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貲可不計但再
醮非義恐遺先人羞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

又有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髠其髮與田濟川妻武氏溧
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有司各請旌之

茅氏崇明朱虎妻也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
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某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

從母子三人以秘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氏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兩目竟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治葬鄉里嘉之每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云

馮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爲汝上李如忠繼室如忠任山陰縣尹嘗病革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卒于官踰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而如忠前娶蒙古氏之族在北者聞如忠歿多宦資率李族人來山陰悉崇其財并

挾前妻所遺子任以夫溤不與較唯餘如忠及蒙古氏兩柩在室久之鬻衣櫂厝戟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人聞之莫不歎息揭傒斯傳云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

王氏遼陽李君進妻也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卽仆地死衆爲歛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

趙生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趙考作趙生兒妻蕭氏病劇謂生兒曰汝年少若之何對曰君幸自寬脫不諱妾不獨生遂命匠製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歛焉　又有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葛妙眞宣城民家女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眞悲憂祝天誓不嫁齋素終身以延母壽果年至八十一乃卒　畏兀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成疾三女共斷髮誓不嫁以養母屬力侍護四十餘年母以壽終

王氏燕京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氏每旦披髮往奠伏墓大慟久而致疾服闋舅姑欲嫁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遂煢居三十年而卒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州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封股與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妻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俱喪而夫

骨終暴棄遠土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氷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當不死踰月竟無恙鄉人異之相率賻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羅寧見零問夫葬地則荆莽四塞不可識張哀哭欲絶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生時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儞信妾夫邪入口當如氷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以葬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得侍巾櫛誓與偕老今君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巳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則君亦不瞑目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伯文卒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倍常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

不信於良人乎遂止

白氏太原人夫暴釋氏教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服勤績紝以養姑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禮之終身

王氏內黃趙美妻也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少無子欲使更適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去邪舅姑欲以族姪與繼婚氏拒不從迫之力氏知不免即引繩自經死　李冬兒甄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夫歿服闋父母呼歸悶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當爲汝再擇壻冬兒不從乃詣從信冢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家夜二鼓更新衣自經死　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不從自縊死

朱錫哥洛陽趙彬妻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邪兵怒捉曳箠撻之朱度不能脫卽紿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隨其行朱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躍身赴井死　王安哥偃師王氏女也是歲從父避兵邙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汚之不從投淵死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夫以罪貶海南籍其家貲以貴哥賜近侍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免令婢僕具酒肴延於廳事如廁自經死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卒哀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治女工供父甘旨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有勢豪家聞其慧强求聘智

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豪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有道泰定間全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死

劉氏順寧臺叔齡妻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不開翰林謝嘉其烈命錄付史館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後至元間寇掠其里里婦集里中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覘三玉有姿色欲污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竊寇取衣自投水死寇曰溺者必羅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起越三日其父廣瑞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撐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

三父與甚親之則其女也收斂之

范妙元年二十一歸奉化江文鑄及門未合卺夫忽以癘疾卒范曰我旣入江門卽江婦也遂居其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　有柳氏者劍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婚而野卒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字趙夫婦之義已定雖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寇州趙氏女名玉兒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其節孝

姚氏餘姚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械以從虎乃置其母而去姚負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始卒　有官勝娘者建寧人夫方寧

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挺連擊之虎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貧而無子夫死有司給以棺木衣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書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媼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刎　又有鈞州侯氏夫曹德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于墓側

張氏女高郵人至正中張士誠據高郵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出拜賊賊挾之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同郡高氏婦方攜女從夫出避亂度不免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解足紗自經夫抵

儀眞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

王氏大都惠士元妻至正十四年士元病革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稍長從汝自嫁氏泣曰君何出此言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士元卒比葬氏遂居墓側以妾子置左右時其飲食寒煖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士元于墓祭畢衆欲行酒氏已經死於樹　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囑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出我死汝其善撫之遂歿氏居喪撫其子女旣而子又死服除乃執女手曰汝已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痛哭是夜縊死園中　又瑞州李馬兒妻袁氏者年十九誓不更嫁里中挾勢謀娶之袁曰吾聞烈女不二夫寧死不從卽往夫墓哭縊于樹下

蕪氏真定武用妻也用疾蕪刲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
因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
弱孫蕪取育之如巳子及德政長事蕪至孝當蕪死時天大旱
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
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人謂蕪氏孝義之報

張氏處州龍泉人夫湯燀以兵亂先移其家財入山砦與母共
守燀父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旣而賊至卽命以
輿載其舅而巳過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捽髮
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剄死年二十七
同邑有湯婍者美姿容未嫁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婍不勝悲
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

焉淑靜字素淸紹興吳守正妻至正十二年徙嘉興石門鎭嘗

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蠭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掠石門淑靜倉皇攜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之淑靖抱幼女投河死

袁氏孤女建康溧水州人年十五母嚴氏孀居極貧病攤瘓臥牀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强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遂入室抱母共焚死

童氏嚴州俞士淵妻也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無少拂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氏大駡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駡猶不絕衆乃破其面而去

徐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李鼎文妻也畧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彩鸞從

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掠其女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淸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水賊競出之旣而乘閒復投水死

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適同邑丁尚賢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脅之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夫避亂麻鷲山中爲賊所得迫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剮賊汝碎則與我碎則否賊怒刳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李順兒許州儒士李讓女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賊陷鈞州

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女爲憂須臾於後園自經死

朱氏杭州黃仲起妻也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之嘆曰我生何爲徒取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于室

王氏博興人爲同里焦士廉妻至正十七年毛貴亂山東官軍競出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信之隨至墓所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有趙氏女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免紿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降幟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絶絃于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得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顥妻夏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柴氏晉寧陳閏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之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曰我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圍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為賊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囚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

子趙死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呂壻婦陵州呂彥能姊也久居彥能家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姊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待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彥能妻劉氏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于是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氏河南彰德人夫齊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路間劉貧無所依有强議婚者劉誓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言是日徑往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遂投地而死

也先忽都蒙古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貴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

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賊脇以刃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耳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亦自縊死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為賊所掠久之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齊氏太原王履謙妻也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于趙莊石巖賊至度不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為清白豈可虧節辱身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為未亡人得死為幸呂氏曰吾為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同投崖死

蕭氏濟南劉公翼妻也有姿容通書史至正十八年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氷霜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夫曰事未至

何急如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絛自縊死

安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嫁同郡王時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從之任踰年賊陷太原衆皆走安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追贈梁國夫人謚莊潔

金氏詳定使明州徐程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遂同赴井死

潘妙圓山陰徐允讓妻也至正十九年與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救得脫賊遂殺其夫因欲強辱潘潘紿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庶可無憾賊信之聚薪以焚火既熾潘且泣且訴遂投火死　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南昌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江西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比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曾氏茶陵州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有子同祖者有聲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闔婦女多被驅廹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絶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申氏冀寧李弘益妻也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其夫曰君當速去勿以我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旣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卒安時年三十泣謂諸叔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乃

竊入寢室宵沐蘋裳自縊于柩側

羅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同邑鄭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沿山州判官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度弋陽去信近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可爲自全計已而兵至羅卽自刎時年三十九

周烈女年十九未適人父如砥曾爲紹興新昌典史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欲以爲妻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卽死豈能從汝賊怒殺之

徐氏天台狄恒妻也恒方沒徐當哀痛間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牛團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卽投入井中時年十八

劉翠哥房山李仲義妻也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翠哥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兵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哀之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刼石梁被執婦且行且駡賊捶之挾以登舟駡不已忽振衣自投江中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大慟曰是吾妻也舁歸歛之

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謂其夫觀音奴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遂自縊時

張椒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

李賽兒房山王士明妻也至正二十五年叛將竹貞軍至縣賽兒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賽兒謂其女

曰汝父既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我兒即以軍所遺鐶刀殺其女遂自殺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宗媛曰我若畏死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劉氏監田人夫張訥爲監察御史早卒氏守志家居河東受兵氏二子衡衎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决死盡發貲橐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守將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手猶相持不捨

劉氏順州人夫安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避兵

匿巖穴中軍至欲汚之叱曰我弟與夫皆進士我豈受汝辱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氏翰林直學士宋褧女世居大都夫王宗仁家永平路永平被兵宋從夫避鋒于山夫婦皆爲軍所掠有窺宋色美欲害宗仁者宋顧謂夫曰我不以身累君遂携一女投井死

趙氏大都宋謙妻也明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容合謀曰兵且至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死

明曰女子適人猶臣事主若以節傳亦不幸處志或偶移百端無補婦女無識易以湼磨闡微表隱不厭縣多巾幗且然鬚眉如何

續弘簡錄卷三十九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旌德四 補遺

鄭鼎 董成夫 侯彥直 布景龍 羅郭佐 毛鉼

張懷德 刁代 劉鄹 李純 董文彥 韓心淵 附周宏

王翕 高文鼎 梁曾甫 賈住 附張履儀 鄧可賢 張恒

張友明 附游弘道 王成平 陳元善 葉景仁 附李鉉馬哈麻 陳端孫

羅艮 張進九 趙觀光 潘伯脩 周誠德 王銓

劉艮 楊椿 李棠卿 鄒世聞 劉受二 胡存道

陳謙 李清七 林夢正 夏璿 普元理 湯自愿

汪伯正 附胡振祖 江日新 許晉 劉元謨 楊居仁 脫脫

熊義山 張昇 周晃 附劉通 許則祖 舒泰 張遠

陳無咎　蕭生　黃復圭　黃朔　楊本巖于節　羅明遠

彭繼凱　蕭同善　陳新　趙資附完者都郎革歹　馮文舉

向景仁　王繼志附東良會　劉以忠附潘炎　神保附高傳　傑列箎

邢飛翰　張仲仁　張名德　梅寶　齊郁　也兒吉尼

鄧祖勝附趙元隆　張士謙　吳訥　驢兒達德　朱公遷

孫德謙　蔡子英　葉蘭　陳有定　上忠節　附孝義列女

鄭鼎澤州人官管軍萬戶憲宗征大理自六盤山經西番諸域抵雪山山徑盤曲舍騎徒步鼎常背負憲宗以行敵據阸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師至金沙江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覩之鼎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擒其主帥還命鼎居後道經吐番全師而歸後與宋人戰于樊口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謚忠肅

董成夫未詳何處人素有謀略膂力絶倫以軍功累授宣慰使每出戰荷戈先登向無不捷世祖至元初命出鎮祭罕腦兒地軍民畏服値西北叛王大舉內犯成夫奮勇陷陣沒於王事詔諡忠烈朝議錄其勳配食祖宗廟廷

侯彥直雅州人以驍果任爲忠顯校尉副千戶至元間王虎寇州州人皆乘城守禦議分兵一路出城外爲犄角勢彥直乃將兵數百人前進遇賊于名山縣力戰二日斬殺過當寇自州盡銳來攻彥直力疲援絶爲賊所擒欲挾之去自刎死

布景龍一統志作景範新都人篤學有大志舉進士授芒部路益涼州同知時李顛驢來寇城中軍力單弱景龍招募壯勇爲義兵拒之力戰終日互有殺傷因救援外絶射矢且盡知事不能濟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竟冒刃衝敵死

羅郭佐石城人以平海寇功授廉州路總管于震敦化州路總管次于奇雷州路同知奇子元珪孫仕顯襲雷州路同知一門祖孫父子兄弟皆先後死難粵人稱爲羅五節云

毛鑄南昌人署富州學正時土賊李明道據州治欲脅爲從事鑄叱曰幸托孔聖之門詎敢偷生從逆遂延頸受戮　同郡祝典可世業儒與寇吳娘子戰敗被執罵不輟口而死　樊復亦儒士也寇攻北山與弟文仲姪用行率義兵拒之俱不勝死

張懷德貴州知州也成宗大德五年遣右丞劉深將兵由順元征八百媳婦供億繁重人心慄慼土官宋隆濟激爲變懷德募民壯合官兵千餘與隆濟殊死戰衆寡不敵被擒蠻素服其名欲降之慷慨不屈死滇志作至元二十五年事按正史非是今考正之

刁代元江路安撫使也有威望勇膽過人大德五年從征八百

媳婦有功擢總管時洞蛟為患蠻民苦之代挾利劍入洞頭之水盡赤代與蛟並死居民始得耕播每歲於是日祀以太牢

劉鶚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錄積官江州總管為政嚴明士寇不敢犯其境尋升嶺北道副使分兵討洞獠贛寇數萬猝至鶚戰守力盡城陷被執不屈死

李純文宗天曆初為洛陽縣令時西寇方熾府官命其屬曰誰能諭西土俾臣服者衆皆股慄純獨毅然曰為臣死忠義也食焉而避難可乎即單騎捧詔西行與賊會新安賊帥揮戈而前命其徒斬之純語未畢而斃

董文彥臨安通海人官威楚路知事天曆間中慶路鎮將敗孤叛引兵攻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彥獨死守城陷賊欲降之叱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殺汝乃從汝邪賊怒截其耳使啗之文彥嚼

肉血噴賊面遂被害

韓心淵武安人以文學徵入國子監任衡水縣尹以德化民蝗不入境後調眞定縣尹會掃地王作亂心淵與子拒守數月繕樓櫓修器械晝夜不解甲防禦甚備居民賴之未幾賊益衆力不支城陷父子俱巷戰死有昌黎縣尹周宏者當土寇程思忠之亂宏率其民赴永平拒守城陷被執七日不食死

王翕宣城管軍百戶也順帝至正中長鎗軍瑣南班叛攻郡城將陷翕呼弟曰我世受國恩遇難當死顧老母在汝等宜出避語訖即殺妻子焚其居自刎時中典元帥朶兒直班亦死之

高文鼎吉水人爲廣東元帥至正間三山寇攻廣城文鼎以義激將士力拒幾一年援兵不至城陷自殉舉家無一存者　同邑進士解子元起兵保鄉里與義士羅啓南姜天祐皆戰死

梁曾甫南海泮浦人至正間授番禺沙灣巡檢及盜起曾甫據形勢立壘砦流逋四歸盡散家財以餉士不足則貸其田繼之鄉人賴以安群賊遣使說之降曾甫斬以徇衆賊怒悉銳來攻曾甫遂遇害有烏石砦巡檢孔昞者宣聖五十六代孫也同起兵捕賊亦被殺

買住蒙古人官韶州路同知至正十三年郴寇攻韶州買住躍馬身先大破羣賊慨復樂昌諸縣尋督兵勦餘黨時已有疾衆勸之還厲聲曰大丈夫當以死報國今羣盜未滅安能高枕家中死兒女子手邪竟戰死時經歷張鳳儀亦從買住以孤軍深入爲賊所殺其子蔿里痛父仇復率兵力戰破賊獲賊首剖其腹勢肝祭父而生啗之尋補父官亦死于寇

鄧可賢乳源人慷慨好學郴寇攻乳源可賢率民置砦以忠孝

大義相勉且曰若不能守當急趨韶韶吾父母邦也乃遣子一源間道趨韶上方畧同知賈住率兵破賊由是賊深恨之復合兵攻砦守兩月糧盡水竭可賢子弟七人皆被殺及砦破守民四百人無一降者郡人建祠祀之

張恒寵白人官雷州千戶高凉猺賊寇城勢猖獗諸將有怯志恒曰恒實專戎衛民忍偷生誤國乎遂披甲躍馬出與賊戰劍戟如林恒猶奮臂殲賊不休竟以無援死

張友明吳川人至正九年海寇犯合浦攻珠崖宣慰使檄化州路通判游弘道進兵脅剿弘道以友明爲義士命率師追寇于澄邁之石礮港時寇樹盡死戰友明爲先鋒方酣戰時俄而海南番兵赴水走寇乘勝四合諸兵皆潰友明與弘道力戰死時有瓊山縣巡檢周仁者亦没于陣

王成平海康人素驍勇西粵患猺亂詔成平往禦常戴皮冠衝擊莫當其鋒軍中皆畏帽兒王至正間猺復侵雷州大恣焚掠成平疾趨歸雷奮騎馳斬數十人猺知爲帽兒王大潰乘勝追殺餘賊賊暗發毒矢爲其射殺軍民哀號塑其像於黑神祠

陳元善龍溪人世以儒名家海壖逃兵作亂賊渠以元善素行孚鄉里欲先劫之爲民望元善曰吾所畏者義不畏者死汝賊豈能久生邪與其妻郭氏及三子皆遇害

雷燦進賢鄉貢士聞中亂攜走兵助王師亦死之

葉景仁字天德松溪人至正十二年爲浦城縣尹閩中盜起奉檄往討政和西里寨勝之遂深入以援不繼爲賊執斷其右膊死子雋聞信傾家貲募壯士從間道入賊境殺賊首截父屍而還事聞授以官不就

時有李鉉字伯鼎衛縣人官郛復副萬

戶分兵守延平與寇戰于政和泗州橋弗克死之　馬哈麻回鶻人爲政和尉亦率鄉兵拒戰被執瞋目罵賊賊怒剖其腹腸出委地而死

陳端孫字伯都登武舉首選出鎮福清時陳有定勒兵侵州境率衆拒之中流矢墜馬有定脅之使從端孫曰我家三世事元今從汝反邪有定怒殺之其妻孫氏抱幼女投井死

羅良長汀人以散貲募士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功爲閩將第一又數從海道漕粟京師賜爵晉國公時陳有定主閩事良貽之書曰足下向爲參政國之大臣克復汀州因其本職燕只平章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朝命也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也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爲家貲口言爲國心實爲身耳跬步之間眞僞甚明不審足下將爲郭

子儀抑爲曹孟德邪有定大怒發兵攻漳境艮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城艮堅守旬月死之

張進九靑田人世業農敦樸有至行至正十五年八都賊起進九被縛使前誘衆降進九怒呼曰諸人速來殺此八都賊賊加刃於頸令如巳言卒不改竟被殺

趙觀光鄞人以郡博士得推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方國珍寇起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問計對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鬬素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賞用之擒賊無難也守然其言卽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賊船猝至衆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部兵與之奮戰至晚持短兵相接矢石交下官軍與賊不可辨遂死之

潘伯修字省中黃巖人嘗三舉於鄉至春官輒不第遂隱居教

浸以著書自娛爲詩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方國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兵至將盡屠邊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曰倡亂者國珍爾吾民無罪也乃得免國珍聞之怒遣人沉之于海

周誠德溫州平陽人父應煃以浙東帥府同知致仕至正十四年盜起閩括蔓延溫境浙東元帥檄誠德爲平陽州同知遂募義勇結民兵勦捕賊黨李師吳第五等境內以安第功遷樞密判官時方國珍從子明善據溫州屢侵平陽誠德率兵敗之于香山又敗之于徐洋累官浙東道副都元帥明善深畏之乃賂遺麾下使狙伺於內以計誘執之誠德大罵不屈明善叱左右剝其皮誠德目瞯齏粉猶勝從爾活況剝皮乎既死猶屹立不仆有義士劉公寬陶結鄉兵代復讐明善從間道脫去

王銓字伯衡安仁人登進士歷溫州守及州陷銓公服坐堂上寇至問何不去銓曰方州大臣與城存亡去將何適吾負國托付死有餘辜但不可延累吾民吾當爲厲鬼以報寇不忍殺乃以言激怒引頸受刃死其女聞之亦抱子赴水以殉

劉良常州萬戸府知事也張士誠圍常州援兵不至遣其子毅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時武進縣尹劉溶當寇陷常州官軍潰散溶獨率民兵戰于葛橋南死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以尚書試藝於有司屢屈而志不少挫張士誠攻平江有司籍民守陴署椿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所募皆少年良家子椿入幕之明日寇兵卽附城椿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守臣皆遁去寇奪門入椿猶持弓矢督民伍

按戰敗死城下妻王氏披髮徒跣求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其屍自水躍出因載以歸撫柩大慟三日而氣絶

李棠卿樂平人爲無錫州倉使時張士誠寇無錫棠卿抱印避草澤間士誠以倉印故購之急棠卿度不能脫遣人懷印間道納之行省尋被執誘以仕不降囚繫數日死獄中

鄒世聞字聞達登州黃縣人世襲管軍百戶戍海寧地瀕海竈民多私鬻鹽而禁甚重有犯者例與管民官共理管民官欲竟法世聞曰民貧故耳卒不問民皆稱爲鄒父會張士誠陷浙西見有從逆者世聞每爲切齒後屏居峽石不食死

劉受二彭澤人以貢授池州府推官張士誠倡亂受二領兵戰于城西渡口敗績還城固守城陷不屈死之

胡存道（輟耕錄作胡存善）字師善諸暨州人由進士爲松江路儒學官苗

兵入城縱火大掠獨守學舍不去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死之前一日題其壁曰奉命來分教臨危要致身但圖存聖像不媿作儒臣郡人祀之先賢堂　有金壇者爲江浙檢校官平章慶童領兵復松江辟爲參謀兵敗爲苗兵所擒火烙死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潛心皇極之學尤精於易嘗一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解儒士衣索挾書者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道邪遂趨出不就試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至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兄訓嘗爲江浙行省照磨謁告還吳適苗寇薄城急俄聞城陷訓即與謙訣曰吾雖位卑嘗爲王臣義不可辱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刀自刺家人抱止之亂兵入脇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謙翼蔽之乞以身代衆捽之門外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併見殺悉投於河門弟子得其屍於篠

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

李濤七蘄水人與弟濤八俱英邁剛果謹禮好義徐壽輝據蘄邑爲都鄉人有材識者皆妄授官爵濤七兄弟以爲恥壽輝及門俾之匿不出及索致之兄弟歷陳大義辭色俱厲並見殺至今耆老指其地曰此李濤七兄弟死所也

林夢正字古泉台州太平人以遺逸舉爲溧陽儒學教授蘄黃賊寇溧陽獲其魁張姓者乃世職千戶也夢正叱之曰爾父祖世受國恩而爾忍爲逆邪既而寇勢轉盛竟奪張去令曰有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賞夢正匿他處搜得之張曰前日罵我者非子邪曰然張曰降則俾爾爲元帥夢正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強之刑三終不得縛於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夏璿字希政湘陰人博學篤行以氣節自負領鄉薦歷湖廣行省都事衣布茹素以爲常至正十二年蘄黃兵變屢爲亂稚所脇憤懣自經遺書武昌惟勉妻子以忠節語不及私

普元理其先高昌人後徙公安至正壬辰進士歷僉江南湖北廉訪司事時所治郡邑皆陷遂請湘憲假分司印徵兵屬郡未幾援絕南參政兵潰一門盡節死

湯自愿字伯恭餘干人徐壽輝遣將項普畧陷饒州所至殺掠自愿起兵禦之未幾州陷挾諸弟姪走港西結連臨川諸義士爲保障其弟姪皆有膂力毎戰必克聲大振時號湯軍集兵復州治三日戰敗自愿遁擒送饒州普畧欲其降不屈死

汪伯正字以德樂平人少通春秋大義尚名節授婺源州判官僞將項普略陷饒信伯正引兵自五嶺與平章三旦入平南兵

合勦之平南兵多北人不便險阻爲賊所邀三旦入僅以身免賊乘勝長驅入州佀正力戰死初鄱陽胡振祖獨樹義旗糾鄉民自保江口三旦入授爲浮梁州同知率兵轉戰遇歙寇汪童衆號萬乃營大游山拒之累戰不利馬蹶被擒死

江日新歙人蘄黃賊陷郡日新與其弟倡義舉兵選武勇者將之又推紳衿素有忠義人所信從者恊主其事富商大族咸樂有依賴爭出粟帛牛酒資軍給相持兼旬寇來益衆兄弟迭出戰力竭皆死同郡程擇時爲武昌路學正蘄黃寇至以府檄起義兵固守城陷死之

許晉字德紹江陰州大姓也有武畧善格鬬仲子如璋亦英勇蘄賊陷江陰晉與如璋謀曰烏合之衆敗亡可待我族我里何忍坐累乃潛結少年豪貲以飲食俾護鄰井賊驀四抄掠則誘

使深入悉殲而埋之尋聞官軍駐近郊陰遣人約爲內應會浙東宣慰元帥統兵入城晉率所募應之與賊戰城北賊自他所來掎其後如璋與家僮往救手刃數人破圍入偕父力戰死鄉人得其屍歛瘞之表所居曰忠孝里

劉元蕆弋陽知州也蘄寇兵逼州力拒之凡十九日衆皆欲其降元蕆大聲曰吾雖死當殺此賊城陷罵賊而死同時玉山監縣壽安貴溪尉張良材亦死于難

楊居仁初任開化縣尹僥兵陷縣治謂其下曰我守土臣也城亡與亡義不可去若輩宜自爲計衆皆散居仁獨衣冠坐堂上賊至執之大罵被殺

脫脫同知萍鄉州事蘄黃寇起脫脫以勢必蔓延糾鄉勇集義兵勁加訓練預備守禦之計及賊壓境悉力拒戰萍鄉一孤城

師寡援絕賊環攻益急城陷死之

熊義山岳州安鄉人累官萬戶徐壽輝遣將倪文俊至執縣尹張繼和去義山保障黃山一縣獲安越二年文俊襲執之逼使降義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剖其腹

張昇建陽人(志作顯昌)少穎悟年十二除正字積官江西儒學提舉陳友諒據江西追取諸司印昇獨不從投其印於井不食死有鄧椿者吉水人臨江府吏也城陷亦投江死

別晃字將中盧陵人由文學宰廉山賀州洞寇周滿反官兵擊之輒敗滿曰得周縣尹來始降晃往寇壘見即羅拜後辭職家居江西盜起監郡納速剌丁起晃及前松江同知劉通共領兵次龍洲寇至衆曰姑少退晃不可遂死戰與通俱遇害

許與禮字則天樂平人好俠遊習武事嘗自負曰大丈夫當死

國難至正間亂兵四起則祖倡義恢復德興縣屢戰皆捷為賊所憚計誘百端卒不獲一日鬬于里之小坑坡自旦至暮乘勝追殺深入賊巢馬陷淖泥中死

舒泰奉新人至元初進士任分宜縣丞辨冤獄却虎患異政纍纍可紀寇起渠帥知其為民望欲要致之不得後舉義衆破寇兵為隣境劇賊所乘泰被執瞋目怒罵遂遇害

張遠永豐人世以貲自雄盜起沔陽所過剽掠遠欲保護鄉里以大義激厲郡人合兵禦寇謀泄盜襲殺之時清江劉天祐亦結好義者謀誅賊及被賊執罵賊而死

陳無吝永豐人素有文名叛將慕其才强之從巳使參軍事無吝不肯固請之乃曰相從可矣乞與我紙筆乃大書一詩與寇極其詆詈寇怒拔其舌刳其腹含糊罵不絶口

蕭生字燮翁吉水人初為建州學正寇亂家居參政全子仁辟為參謀偽漢陷廬陵子仁遁去生嘆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敵弗戰非勇也謀人軍而不死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投學中井不死爭出之三日不食為書付家屬并書之衣帶曰男子之貞猶女之烈一有玷焉萬善難雪仍自投井中

黃復圭字均瑞安仁人少博學以詩鳴於時後身陷賊庭為詩寫志賊怒將刃其腹圭曰腹可剖赤心不可剖賊引錐欲刺其心圭曰心可滅吾心之正氣不可滅也賊寸磔之

黃翊字孟翔新建人辟掾廬陵郡安城土豪橫殺人有司莫敢逮翊請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惡少年數十輩譁而出翊叱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願甘同滅族耶挺身呼而入豪知勢蹙出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寘諸法偽漢陷江西

將及郡邵二千石以下皆散走翊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爲府僚强之使奉行文書翊曰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必自悔拙刀礪其頸翊大罵甚於初賊乃砍其首而去

楊本巖廬陵人有文武材初爲白鹿書院山長遷廬陵主簿往捕東岡盜所向披靡本巖欲窮其巢穴乘勢深入盜計屈力鬭死之子節聞父陷奮勇突前賊圍之數重不得脫亦死

羅明遠廬陵人陳友諒陷吉安官吏潰散明遠獨率敢死士三百餘大呼巷戰城東殺寇數百人餘衆悉遁恢復郡城以負重傷死於陣同邑羅次姍亦倡義被寇擒備極慘酷死

彭繼凱分宜人僞漢歐普祥陷袁州繼凱募義旅迎戰大敗之適安福義士袁明東引兵來會并力克復袁城乃下令禁殺掠

修城浚濠甲兵弔死恤孤民賴稍安遣人詣贛迎舊守寶童歸寶童嫉其功令刺客殺之城中驚擾義士潰散石初集作志凱

蕭同善萬安人以安慶路經歷攝縣事龍泉彭時中寇縣治同善集義士守禦城賴以存後復來攻同善督衆力戰被執賊脅其跪同善曰我命官也何爲跪賊裂其喉而死有彭敬叔初爲河北僉憲致仕歸道遇亂兵執之使拜亦不屈死

□□泰和人初任新淦州判官旣歸省監州達正道聞其賢辟守□□之東境時援少食盡堅守不去未幾被執解佩刀自刎時新淦守臣孔令心亦赴水死

趙資四川行省參政也與右丞相完者都平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玉珍遣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遁惟資退守大佛寺勝使陳夜眼繫嘉定城以入執資妻子於江岸招之資曰癡婦不死

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則苐歹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其妻復欲射其子爲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奴資亦遁與完者都剌苐歹三人會于龍州集義旅謀與復爲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官之館于治平寺使人諭意再三資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玉珍猶欲生之俄傳趙參政義兵將至三人同斬于市蜀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馮文舉成都什邡人初舉鄉試授漢州州學正會逵魯花赤識祭佐以一手致觴文舉耻不受隱去次科成進士授雲南儒學正提舉明玉珍攻雲南文舉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蒙恩厚今天運至此有死無二汝光州馬中丞孫女也其從之乎氏曰夫旣義亡妾生何益乃焚香北叩相對縊於學宮時副提舉樊理翰聞之憮然曰吾其可獨生乎亦整衣冠自經

向景仁施州人父紹榮名集鄉民守禦本州城池大將劉應寶奏署元帥府事明玉珍據重慶舉遣人招紹榮許以官爵不應及遣將來攻城紹榮敗之時副元帥譚登罩川隆密受僞命以城降紹榮遁入鐵中景仁與弟庭芳收餘兵從征湘漢有功庭芳授夔州路總管隨征新建戰死景仁并領其衆守鐵案城僞丞相戴壽來攻城陷不屈死

王繼志初爲四川行省郎中以政最開遷廉訪副使至正十九年劉福通遣將李喜喜自秦入蜀繼志帥兵與戰力屈被執賊素知其賢以禮厚遇之欲仍其官繼志閉目數日不食死時鞏昌路總管東艮仲駐師商州慨然曰吾職守在此豈可臨難苟免遂身先陷陣而殁及寇焚遼陽懿州總管呂震亦死之

劉以忠字恕夫湯陰人劉福通侵河北以忠避地林縣鹿嶺山

羣盜執得之欲推爲主擁坐盤石上衆卒羅拜於前以忠曰我書生也不能爲國討賊反附之乎遂以頭觸石血流滿面賊度其志終不可改刺殺之有扶溝進士潘炎者賊素重其名將辟爲學士炎叱曰我豈從賊者當賊觸柱而死

神保北庭人爲林州達魯花赤劉福通兵陷林州神保與民避守蟻尖寨寨急懷其所授白麻投崖死時林州團練萬戶高傳磁州人也赴調至中途遇盜亦戰死

偰列篪字世德回鶻人與兄弟哲篤玉立直堅善著五人俱登進士第方伯表之曰五桂坊列篪由翰林出監潮州有惠政罷歸民留之不得至正間紅巾亂潘臣檄掌東門之管既奉命往別道士陳自雲曰予世爲忠臣兵事不可測誓不辱國辱先請以身後爲託歸具牲酒酬祖墓屬妻孥曰城倘不守爾等當

仰赴池井勿污賊城陷列筐投井死妻妾子女從者十一人明日道士乃浚井竭池求其屍具棺以葬

邵飛翰霍州人性剛介以薦為內御史伯顏專政飛翰面斥其非參議佛家驢務邪佞廷劾之以不容於時宰出為兩淮鹽運司同致仕至正末兵亂被執不屈而死

張仲仁滁州人讀書尚氣節流寓泗州以賈啓名歸諭安豐死之子順應繼往諭安豐亦死焉世稱父子完節　姜碩樂安人官禮部員外郎奉詔招安陳友諒不從碩大罵遇害

張名德淄川人為般陽路總管時天下州縣喪亂過半名德日訓練其下無少怠嘗曰此地稍安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來今朝廷委兵事者多留中不省萬一賊衆北渡防禦稍疎吾輩死無地矣爾等歲廩廩粟當各存忠義要使頭頸吃一刀以報

國未幾劉福通果遣將毛貴引兵攻山東連破膠萊益都鋒銳無敵名德力戰死焉時膠萊守臣釋家訥簽書樞密院監脫歡陵川縣尹張輔臺藉張祖信皆死於毛貴之亂

梅寶宣城人世治春秋為集慶路總管府照磨明兵圍集慶乏援乃謂友李端曰事急矣當以死徇國毋令後人謂我不明君臣之義城陷闔門自經　有三原縣尹朱春當明兵克城時春謂其妻曰吾誓以死報國妻曰君既盡忠妾豈不能盡節命置酒行數巡相與挽手出署後同投崖谷死

齊郁博興人官山東僉事分守益都明兵至諸路望風迎附郁與宣慰副使于德文總管胡濬知行樞密院張俊協力防守食盡衆潰並相約具公服自縊俊妻子亦自投井中

也兒吉尼字尚文唐兀氏累官廣西行省平章初紅巾賊入湘

南嶺表震動乃議繕城池扼險要令捐俸於官貿易海鹽積以歲月息倍至萬經制之費皆出於此四年而克終民忘其勞也見吉尼善結衆心一時驍將村士多歸之故保有境土二十餘年明兵取廣西也見吉尼堅壁不下後城破執送京師不屈死時有陳瑜劉永錫曾尚賓在其部下皆全家自殺

鄧祖勝以右丞守永州明兵圍其城屢戰屢屈城中食盡或勸其投他郡以圖後効祖勝慨然曰吾受封疆之寄保釐南邦才力薄薄不能禦難以至此有何面目復視息人間分當効死報國寧貪生以負在三之義邪諸君可速爲計遂抽刃自殺都事趙元隆者與安奇士也素尚氣節嘗讀書至士爲知已者死撫几嘆曰烈士當如此矣聞永州破祖勝自殺乃私語同官曰昔與鄧侯同事且荷知遇所以不即死者期効尺寸以報今鄧侯

死矣尚可獨生乎卽引鈌自決

張士謙樂安人由南臺御史出知婺源州事明兵至拒守五十餘日城陷被執先戮其妻仍加刃於頸脅之士謙曰吾爲國忠臣豈愛身邪至死罵詈不絕時婺州守臣僧住廉訪使楊惠宣城百戶張文貴亦皆自殺

吳訥字克敏休寧人少學兵法習騎射盜起徽州待制鄭玉薦其才授建德路判官明兵臨郡隨元帥阿魯輝退屯浙西札溪源見一龍爪石偶題一聯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主鳥空啼巡邏至界首白際嶺戰敗引刀自刎年僅二十七識者謂其詩讖云有吳萬戶詩集五卷

驢兒達德爲雲南行省右丞鎭帥達里麻兵敗梁王聞之卽同母嘉僖妻忽的斤等百餘人乘舟趣昆明池謂驢兒達德曰我

宗室子無降理命取藥仰之死妻子皆從之驢兒達德既進毒於王號慟自殺一時從死者幾二百人

宋公選字克用欒平人累官憲副明兵逼京師元主集三宮議避兵北行宦者趙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不聽夜半開門北遁公選以疏留弗獲乃匍匐送帝出國門歸而自盡

孫德謙睢州人歷大同行省平章大都既陷元主北奔謙猶恪守臣節明兵圍大同謙嬰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書自決作詩數章詞義激烈縋城死手書猶有人傳者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舉進士累辟參軍元亡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爲人賃舂捕得之械送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

終身不二明太祖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葵曰思舊主爾敕有司送之出塞追故元主于和林

葉蘭字楚庭鄱陽人任太常禮儀院奉禮明初周伯琦薦召入金陵蘭賦以詩云覓得神驚休便休不須重上釣魚舟回頭便向溪山望明月蘆花別是秋後伯琦以其名薦蘭曰吾世爲元臣義不可仕赴河石橋水死（史料載伯顏子中西域人官江西郎中明祖以幣聘之卻飲藥死）

陳有定字安國福清人少孤病頭瘡走汀之清流傭於富室羅氏入山與羣兒樵常設隊伍爲戲羅奇之將納爲婿羅媼不悅曰頭病郎足女邪一日醉臥隣舍門其家夢虎踞門得有定大喜竟婿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克明溪驛卒至正十二年盜起有司募民爲兵有定以材勇授黃土寨巡簡討平延建諸山賊遷清流令陳友諒遣將攻汀州行省授有定本路總管拒之戰

貴士寨盡覆其部將累功遷行省平章不奉朝命陰據福興泉漳汀潮延建諸地二十七年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有定遣將謝英輔鄧益以衆守福州而自率精銳守延平明兵入福州益拒戰被殺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下獄死遣人來諭降有定殺使者取血和酒甕中盟諸將飲之亡何明兵至來水有定戰不利被圍急召英輔與訣曰公等善爲計吾自死元爾按劍仰藥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亦具服北向自經明兵舁有定床出値大雷雨復甦其子宗海自將樂來就死並俘至京問曰元亡若爲誰守能降仍爾官不則伏銅馬（火烙馬也）有定曰不降願伏馬父子并見殺其末節蓋始終爲元云

冊曰紀載舊文意本勸戒況關大節尤嫌漏挂旁搜幽隱揚芳貽彩恐本一忠事或與泒維持名義千秋不敢

田喜保州清苑人金貞祐元年保州陷盡驅居民出喜及其父彥與焉是夕下令先殺老者刃將及其父喜潛往伏其父於下以身覆之兩手俛據地延頸待刃喜項腦中兩刀死夜半復蘇後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喜亦以藝被選行次安肅聞父死遂歸求父尸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合葬焉後有東平繆倫字叔彝嘗從兵亂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願傾家貲贖父命又弗聽乃自縛請以身代賊從之而釋其父

祖浩然字養吾建寧人世儒家世祖至元中盜黃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往討回軍經浦城掠其母全氏而北時浩然方六歲獨與父居者二十八年後爲三山書院山長或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浩然棄職辭父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久之知全氏已輾轉歸汝鄧間浩然遂回汝州徧訪之或有言在別益山者益喜忭走三百餘里其母果在奉

以歸間者莫不歌詩美之往往舉朱壽昌事爲比

陳斗龍字南仲家杭之昌化縣父澤民嘗從葉採學葉學李方子李學朱熹得理學正脈至正間盜起婺源州澤民挈妻子避深險處忽病劇不起母盛氏尋亦卒斗龍才十三處喪廬墓極哀已娶妻有盛冲者告之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即日與婦決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先是澤民妻無子以幣如錢塘求宜子者得王清湖生斗龍期滿遂去斗龍至清湖逢白髮媼告曰若母歸無幾時已往江東斗龍即入江東往來數郡間踰六年一夕舍永豐之逆旅旅人怪其數過問焉告之故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乃走告良久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奉之歸會徽盜逸出昌化境斗龍爲厓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逢盜數百人斗龍置

母稽首曰余幼失母行求六年得母歸未百日即相遺於此若夫婦死誰當養母者盜咨嗟去後作百丈谿書院祠朱李葉三君子俻以澤民延師教里子弟學又捐地五百畝爲義山以掩骼之不能葬者善事頗多然其意不欲人知也

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歲隨父母逃難倉卒失母及長知學每念母輒涕下不食乃辭父尋母抵幽薊燕市遇其叔胡巨川知母已之燕而未識其處踰年始得之遂母子不相見者四十年矣事聞詔旌之仍給驛以歸　同邑有顏應祈者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不相聞者二十六年應祈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一日得書知在滇南即往求之果得母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趙應祥廬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賈不返從父從北來知父已死

郎辭母往求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善走數千里詢之知父殯濱州墓冢纍纍不可辨應祥行哭七日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脫已衣裹其骨負之以歸

周古象蘄水人元初被兵掠至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笑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妻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母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僉憲韓克莊為立孝里門

夏永慶字彥甫定海人大德中侍父文德轉粟京師舟抵海洋鎮盤截隤呼文德顛仆溺水永慶震駭没入洪濤挾父出波面柁工提戟鉤其衣父賴不死永慶力不支竟沉於海其後諸弟傷之若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義之門

唐毅明州人父復禮以事被陷將逮赴京長子轅詣吏乞代不許乃叩頭流血欲自經吏哀其誠脫父梏梏之抵越州遇毅回挽轅袂哭曰兄為冢子宗祀所托不可死弟請代兄行轅不從毅曰兄訥於言此行必不免弟往有計可生幸無苦奪其械加已乎吏亦從之抵京繫獄旬日有代白其冤者竟得歸

朱良吉常熟人母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取心肉一臠煮粥飲母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一夕忽有異僧過其家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亦愈

過宗一海鹽人早喪父獨與母居張士誠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與寇遇欲殺之以身蔽母中數槍賊舍之去既返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蔬食不變語輒泣下白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燕不復至　同郡潘應定儒中名宿也

素以孝稱於鄉母喪廬墓哀號無間廬前忽有桂花異色白鶴來翔之瑞左丞周伯琦特書雙禎二字揭於墓

廖人俊寧都人七歲時父死亂兵母亦被擄去獨與祖母居處旣長誓求父骨得於叢塚間又聞母在滄州往尋之至則母已死欲負骨歸葬與父弟不肯遂刻遺像而還與父合葬

有山陰陳福年十歲母患病每夕禱於後庭刲股療母股刲而母已死鄉人呼曰孝童郡人楊維禎爲作孝童歌

袁清吉廣州人少有至性有甥黎某素不遜過門不下馬其兄祥吉過之責曰爾母兒在吾家何倨而無禮黎憾之適土寇王成構亂黎倡言曰里人無不服將軍者獨袁祥吉不服不殺之無以號衆成信之執祥吉將加刑清吉詣營哀告曰願以身代死乞留兄養母撫幼姪成義釋清吉以示衆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拉十兵橋舟販鹽至郡江北渡忽暴風震電霹靂擊舟人上泥塗衆皆震死時敬觀昏絶默念我死母將誰依若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剪脫人以爲孝行之報

沈右字仲說姑蘇人四十無子妻鄒氏候其他適爲置美妾及歸命出拜詢其鄉貫再三乃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爲官貧老母見鬻於此右惻然因囑妻曰此吳中名士女吾故人之息豈可爲妾邪即訪其母擇壻備奩具嫁之

秦君昭維揚人少年游京師其友鄧載酒祖餞既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曰此吾爲主事某所買妾幸君便舫可附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從命至臨淸天漸暄夜多蚊蚋乃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部下持

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邪曰無有主事意不悅竟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相與盡歡而散

顧德玉字潤之嶲李人幼從新昌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旣病革趨舟往進次尹山卒明日乃至嶲李德玉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而哭或以爲非禮德玉曰吾聞師哭諸寢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心人者弗爲也

王一山杭州儒家子居吳山第一樓屬邑有一巨室與之友後以罪逃匿憲使怒揭示大逵匿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一山匿友於密室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告於官併逮繫憲使詰之曰汝見示罪賞奚不就利避害一山曰友朋顛連來奔乘危以告則名教守所不容某誠弗忍遽坐甘心使悚然釋之

沈棠字伯亨少好學明春秋大義落拓江淮二十年寄傲詩酒淮西亂往依馬洲巨室亂兵執棠索巨室主卒不言遂被殺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素好義有古俠士風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爲縣尹秩滿僑居江陰暴卒將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計告仲庸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入狀中書言文友病願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子告廕請注常州晉陵尉就近養母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齎宣敕以授其子聞者驚嘆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以浙西幕史齎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朱子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蘄志相合即以兄事公政未幾子章赴沔泣別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謹藏之越兩月其友朱君讓來訃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我物在敢請之公政不與君讓疑其

匿爲已有鄰之去明年還丹陽至東朱二氏照原題封歸之凡金銀七百兩珠八千枚江陰王逢詩曰斬春肥羊釆石酒君爲玉琵我金友夜談接膝書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燕雲羈鴻飛漠漠迷聰篝燈照囊橐崖君遠行感君託遂橐湖漾浪拍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歸留有今日羅謝交遊無故人業郎還金何愧寶傳鈞

冊曰孝友信義賦予所同人孰可逃不竭厥躬傳徵載籍

補葬綿中庶與觀感以挽頹風

安康夫人朱氏安定夫人陳氏皆故宋宮人也至元十三年春伯顏入臨安宋謝全兩太后以下皆赴北五月抵上都至十二月夜二夫人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巾云既已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義士期以自新明日奏聞世祖命斷其首縣之全后寓所赴北時有昭儀王清惠字冲華者題滿江紅一闋於驛云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

雨露玉樓金闕名播關雎妃后褒寵謝遺險君王側忽一朝鼙
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
淚沾襟血濺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
月顏嫦娥相顧肯從容墮溷缺後為女道士

馬氏參知政事楊居寬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哥誣居寬死沒入其家以馬氏賜衛士氏託狂疾叫呼遺糞溺不可近竟免後迫楊氏險賤之歸遂削髮廬墓以死自誓後桑哥敗事得昭雪氏以無子乞歸錢塘日紡績給食凡十餘年大德七年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氏曰吾寡婦也豈可令男子見竟死元明善為之傳

程鵬舉妻某氏宋季鵬舉被俘於興元張萬戶家為奴張以所獲宦家女妻之既婚三日竊謂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名否則終為人奴耳夫又訴於張張命出之妻臨行

以所穿繡鞵一易程一屨泣曰期執此相見程感悟逸去至元初積官陜西參政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遣使攜鞵屨往興元求之知已乞身爲尼使者至菴中以鞵衣爲由故遺鞵屨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屨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屨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程檄興元路官具車輿送至陜西重爲夫婦

沈氏吳興人夫爲軍士所害沈有姝色畧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舟過見婦人衣漾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後艙內其下諷之曰吾張君今貴人汝能侍之且得幸沈謝曰幸諸君見憐然彼嘗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耳使之見也且貴人安用失節婦哉夜二

鼓現旁有竹箸即取一納口中面力觸冊箸入喉以死

載復古妻江右富家女復古流寓武寧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年忽欲歸妻問故告以曾娶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之并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大既別遂赴水死

韓希孟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岳州破時韓爲游卒所掠獻主將韓年甫十八自知必不免乃作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恪備國百戰功每陣摧雄壁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常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誓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其節禪讓

法堯舜民物晉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過馳騁未改祖宗法天
何肆大街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君誠不獨活臣實無媿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常耿耿江南亙湖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
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
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姿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
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瘿初結合歡帶誓
比日月照鴛鴦會雙飛比目廝常竝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刼
雖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形空影聳豎折白玉瓶沉斷
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
剛鍊器安肯作溺泥志節匪轉石氣燄如吞餤不作燭火光爝
銜死灰冷食生念媿蹶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整我全首領

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詩願我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遂乘間投水死越三日其尸上浮乃得詩衣於綫裙中

徐君寶妻某氏亦岳州人被掠來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終以計脫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氏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喜諾即嚴粧焚香再拜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猶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仰投大池中死

王氏臨海民婦美姿容北師殉台被掠其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朞月乃可從汝師

避挈行至嵊縣過清風嶺婦仰天嘆曰吾知所以死矣自嚙指出血寫詩崖石上曰君王失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即投崖下死石上血漬起不爲風雨所剝蝕浙東元帥泰不華爲立貞婦廟

韓氏女保寧城中人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獲居軍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王珍兵攻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適尹氏猶然處子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

胡妙端適嵊縣剡溪祝某至正二十年春爲苗獠掠至金華義不受辱乘閒嚙指血題詩壁上赴水死敎帥服其節爲立廟祀之邑人顏曰烈女廟惜其詩不傳

阿蓋主雲南梁王女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走功獨進兵四敗之梁王深德功以阿蓋主妻之奏授雲南平章功自是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未幾復來或譖之梁王曰段平章此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心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蓋主謂曰功志不滅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之主潛然私語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所具示之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陰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大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裹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

[illegible]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竟死

功女僧奴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屬功子賚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又作詩二章曰珊瑚鈎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鳥飛兔走頻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愁卻含恨黛眉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嘆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暮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途

驍騎懷氏剛樞密燕帖木兒妻明兵入雲南燕帖木兒敗馳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爲乃鴆其二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爾舉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飲鴆卒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歸同里章瑜瑜以軍典期會後死道

上訃至傳瀟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屍有腐氣猶依屍同臥復甦已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身壙中母強挽之出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紿婢理沐具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傳也

史五妻徐氏定遠人五爲義兵百夫長暴兵至五戰死氏求夫積屍中莫能識以口吮血辨驗得實載之歸治大棺將殮乃沐浴自經其側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妻也青臨陣負傷歸曰吾殆矣汝可善事後人春兒截髮示信曰妾生寒門頗曉大義君勿憂比青卒哭之垢面流血旋諭匠者造大棺盡納其衣服劍器匠如其言將斂春兒自經庭下家人共殯之按造棺事與大寧趙生兒沐梁袁氏事相類

秦筆妻江陰村婦也筆遭亂挈妻依同郡朱判官璿居吳中筆病卒貧無以斂璿爲具棺衾且思所以卹養其妻其妻覺泣謝

曰良人筆生以藝游搢紳間詩書禮義之教妾亦嘗與聞矣妾以未亡故有累鄉長者在長者義妾其於義何瑜加慰之夜漏半哭益哀縊自經筆死所瑜為合葬而表其墓

吳妙寧上海人年二十一贅同里張氏子越四載邑大姓以叛黨逮坐其父寧泣曰吾父苟無地為解族其赤矣吾不遄死禍延良人悔孰甚即自投于環俄徵繫吏至聞已沒嘖異而去時人為之語曰紅羊年黑鼠月張婦吳偰遺烈九山風酸泖波血二氣外錯愁雲結一樹梅花驚飄雪

周芙本細家息江陰孔胥妻也孔素無鄉曲譽一日舟過塘上鄉人偽邀飲強醉奪舟衆以攜賊愬於官胥度不免密謀與妻早為計庶絕牽配族黨難之其妻覘得故神色不亂言笑如平常乃具備酒饌祭舅姑延親劇飲是夕素服雉經死時年二十

九胥聞之曰予伏誅梟木無憾矣

張貞建康張敘女嫁海縣周曹爲妻曹以復入公門剌而瘦死先是貞在徒籍中懼配軍投秦淮河卒及周屍過其所貞湧浮水面神色驗五日不變識者曰此張訓導女也殉夫藏聚寶坑舅姑能無念乎聞者哀之

吳貞正義烏儒家女未笄歸里中童師姑嗜醇醪家固貧必力致之沽醉乃已紅巾賊至家人悉鼠竄吳獨侍側人呼曰汝不愛頭乎吳曰姑在將安之居亡何姑歿瀕葬會邑兵搆變殺人斂貨財入勸如前言吳曰姑骸未入土妾就刃下死不悔撫棺長慟兵義釋之去更有烏傷里賈善妻宋婺性沉默家饒於貲平日事賈甚謹明兵駐蘭溪賈攜婺避浦昜城寶山鄉無賴乘時肆掠俄突至婺懼侵巳擲袖銀於地脫身投絕淵死

何婦賀氏永新州人靳兵陷吉安殺其夫將污之賀曰妾聞師令嚴淫虐者斬以狗汝獨不懼狗乎兵以言諸帥帥議聘爲屆期帥且至賀閉戶不納齧指血題詩曰涇渭難分淸與濁妾身不幸死紅巾孤兒尚忍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自刃自揕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愴神遂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仆賊帥排戶入見之驚去

費元琇江陰知事朱道存妻也先是江陰亂元琇依父居松江苗軍掠郡城元琇驚遽出臥內時苗手刃將入犯之叱曰我夫君見勤王事汝輩奚敢犯我投釵珥于地苗攫之去既而苗沓至索貲無有欲驅之航道元琇揆不免乃攀堂檻厲聲曰苗狗毋辱我比遇害爪入檻木血漬於指

劉蕘之衡水人年十二通古文孝經見小學書固請讀之母不

許一日闔諸兒誦至母教娩娩聽從復請於母曰此亦女子事
擬道內外篇及笄適同郡曹泰甫五月紅巾掠河朔見劉姝美
持刀輙驅之劉曰吾婦人知從夫而已賊奪其悅已出金珠寶
前以綺衣被劉劉手裂之賊捧上馬墮地者數四賊怒縛其項
繫馬後曳之劉以爪攫地頭觸石流血而死

揚節婦吳氏吳興人年二十五有殊色至正丙午秋明兵將偪
城吳自揆汚辱生寧貞白死攜二子竟投苕水中逾月城破父
媼見其母子並浮若不相離狀咸嗟異焉

趙烈婦鄭處士陸薵妻也至正間兩浙多虞薵辭海寧王辟與
趙隱居松之泖湖丁未夏海剛有警兵猝至薵夫婦倉皇赴舟
未遠同難者爭舍舟陸竄薵登岸將復攜趙行兵偪之傷刃者
三遂仆深淖趙躍身投淖同死時有歌之者曰四月三日兵撓

湖婦女多被辱與驅殉節伊誰天水姝蓋獨賢之也

徐謝氏名錫雲湖宦家女素凝重不妄言笑當苗兵燬掠謝從夫逃適與苗遇驅之行蒔里閒少艾被縶者相屬謝阻板橋遽厲聲曰橋有柱我儂趁救可乎苗怒斫其肩以號於衆既而悔曰彼烏涇之清濟也相與嘖嘖而去

李氏行軍鎮撫彭九萬妻吉水著姓也至正戊申五溪苗獠突入城李及其子友諒皆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刃不動問所求李曰我命婦也有死而已因語友諒曰刎無刃經無索奈何諒曰當激賊怒以就死李乃極口大駡苗怒殺之友諒駡益厲苗又殺之有趙氏婦者抱嬰兒匿學中苗强污之不可死于禮殿南血模糊彫留殿階不滅剗去復存後人立以石志其處

俞氏山陰黃元琏妻值南兵過索財物不與火其廬將擁氏去

氏躍入火中死同時謝氏爲張彌遠妻亦遭兵執不屈而死

徐娼婦不知何許人紅巾冦常州有叛將名其婦佐飲婦憤懣不聽指使題詩座上曰平康巷裏掌中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得籍淤今義死天教娼婦愧降臣叛將怒寸磔之

李哥瀛州倡家女年十三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卒有紅緊我獨爲此乎母告以倡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自是不粉澤茹葷所歌多道情仙曲有召者必詢主客姓名乃往人亦頗戒無戲狎孟津監縣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曰汝職風化首而狗覊行恐血汚吾刃也監慚去明日知州聞之曰此間有貞女不知吾過矣吾子明經舉秀才貞若配以禮娶之未幾紅巾入冦夫婦皆見執覰哥美將殺其夫哥前抱夫頸大呼曰吾斷不斯須求活冦并殺之

朶那杭郡畏兀氏女奴也年十九主出官他郡寇陷杭刼官民倉庫至畏兀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於柱以刀礪頸上諸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蔽主婦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耳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俄探金珠幣帛置堂上寇爭取之巳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十石我誓不奴他姓寇驚異舍之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失貨而全身非義請從此死乃自殺

冊曰女子之性陰柔委靡未諳詩書寧識蹈履造次顛沛一節永矢尚論猶難紀忍遭此

續弘簡錄卷四十終